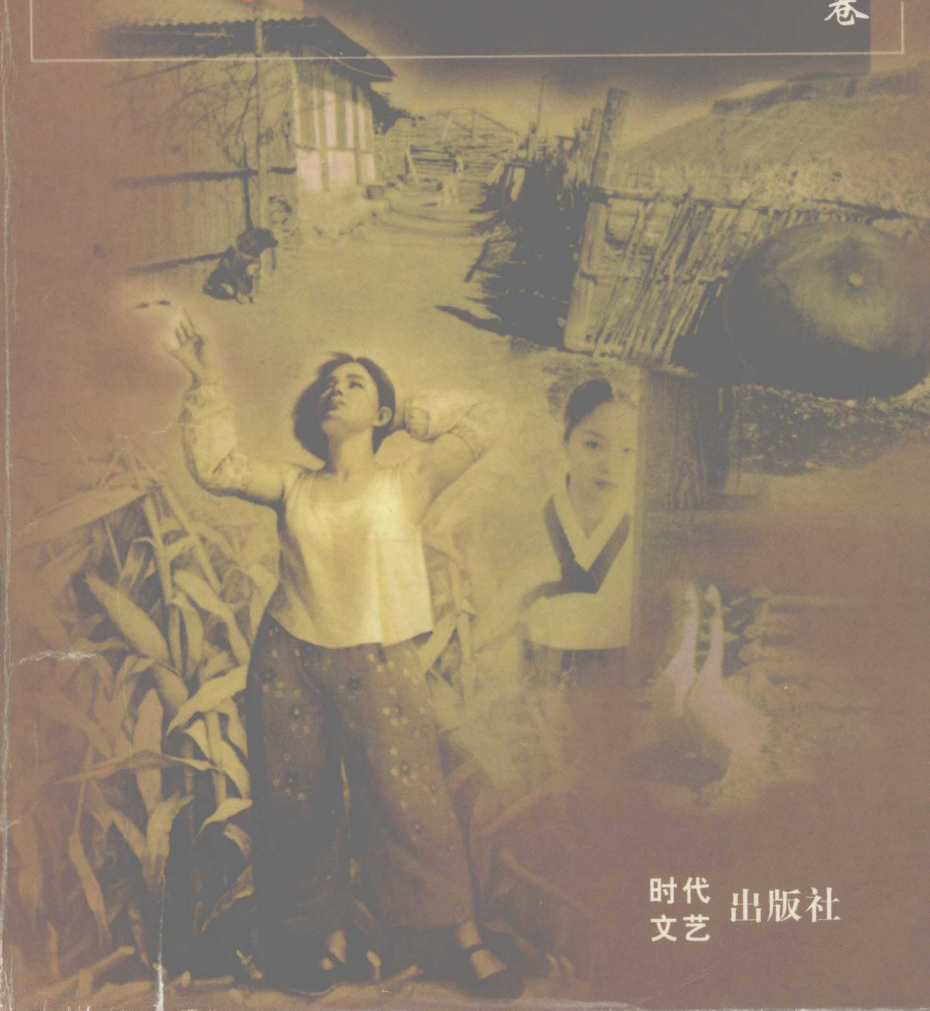


东北大地的《白鹿原》
《属羊女》的姊妹篇



属龙女

于雷 著
上卷



时代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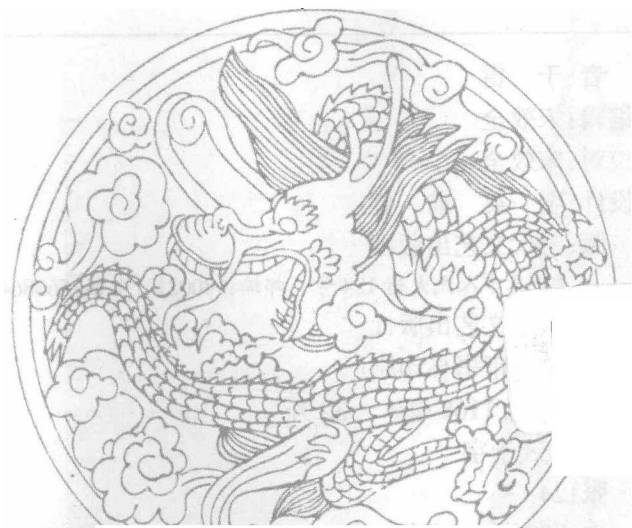
T247.5
(811/1)

I247.5
3-2
2/

属龙女

(上册)

于雷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属龙女/于雷著.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3

ISBN 7-5387-1593-2

I. 属… II. 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10790 号

属龙女

作 者: 于 雷

责任编辑: 宋效全

责任校对: 宋效全

装帧设计: 金 英 翁 健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7)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488 千字

印 张: 24

版 次: 200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3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593-2/I·1527

定 价: 53.60 元(上、下)



长白山北麓有条母牛河，母牛河发源于二龙山。二龙山坡缓悠长，两个山体相并着缠绵几百里，中间夹着母牛河，母牛河弯弯曲曲地向东北方向流淌，边淌边收拢着山上流来的一条条小溪和地下冒出一股股泉水，把自己蛇形的河腹填得满满的，越往下流河面越宽，水越湍急，直到汇入图们江。

二龙山存在了多少代，母牛河淌了多少辈，没有人能说清楚，只知道康熙大帝以插柳条为边界封禁长白山的时候，这里还没有人的足迹，只有一片苍郁的原始森林和一派原始的和谐与宁静。到了乾隆年间，关内连年发大水，大批的难民冒险冲破了柳条边^①，越过船厂^②，一直向东闯，直闯到了长白山的边缘。他们在那里挖参、采药、狩猎、淘金，像野豹一样肆意原始森林中穿梭。清政府挡不住闯关东的人潮，便在同治十年（1871）废止了对长白山的封禁政策，长白山顿时被大小村落包围了。也就是在这个时期的前后，朝鲜咸境北道遭受了特大旱灾，大批饥民冒禁越过图们江，他们四处寻找平川和水源，找到了就定居下来，伐木、垦荒、翻地、挖渠、种植稻田。他们一点儿点儿地向西移，直逼到长白山脚下，但直到这时，二龙山还没有受到东来的汉人和西来的朝鲜族垦民的侵袭，仍然是一派原始的生机。

直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大清王朝要在二龙山下的双

① 柳条边：康熙七年（1668）为禁止蒙、汉人到东北定居垦殖，大清对东北实行封禁，插柳条墙为边界，史称柳条边（作者注，下同）。

② 船厂：吉林市的旧称。



龙镇建县，派个候补知县叫刘建封，皇帝让刘建封先勘察长白山，刘建封不敢违命，就到处找向导。当时有个大山货老板叫李万通，他告诉刘建封，有个叫冻狗子爷的山把头^①在这山里住了好多年了，他是这儿的山里通。赶巧，冻狗子爷来李万通的商号送山货，刘建封就派人把他请来，组织了七八个人，让冻狗子爷领着去爬长白山。后来，冻狗子爷跟人吹牛，说原来这二龙山没有名字，就是那次他和刘知县登山时他俩给起的。

冻狗子爷说，那年刘知县领着他们七八个人钻大林子、爬大岭，走了好几十天才登上了长白山顶，到山顶一看，他们被眼前的景色惊得目瞪口呆，本来是到了阴历五六月的时节了，山下树叶已经封了山，可山顶上还是冰天雪地的。他们看到了天湖^②，天湖像个大银盘子，湖四面矗立着一座座獠牙锯齿的石山，石山上寸草不生，都是些黑的、白的、黄的大石砬子。他们站在山顶上往山下看，一条条大岭绿油油地呈现在他们面前。其中有两条大岭最长最绿，东西走向，并排蜿蜒盘踞，中间夹着一条银河。刘知县一看，就指着那两条岭问冻狗子爷，岭叫什么名字，冻狗子爷说：“这里从来没进过人，谁能给山起名字呢，俺可不知道。”刘知县没说什么，只是眯缝着小眼睛又望那两道岭。突然，他转过身来对冻狗子爷他们几个人说：“你们看那两条岭像不像两条绿龙，对，就叫二龙山吧。”冻狗子爷一瞅，也哎呀一声，直吵吵像。刘知县就让一个画图写字的人记下来，记下这山叫二龙山。

如果冻狗子爷说的可信的话，二龙山的名字就是刘知县起的，可以说也有冻狗子爷的份儿。那么，母牛河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呢？二龙山一带的朝鲜族居民都会讲母牛河的传说。

① 山把头：对住在深山老林里的放山人的称呼。

② 天湖：长白山天池。



说是不知哪年哪月，从图们江那边儿过来一对老高丽^①，是小两口。小两口牵着一头老黄牛，拉着一辆高轮车^②，车上装着铁犁和稻种。他们不走大道，绕着官府和村落，自己开路，沿着河一直向上走，直进了这二龙山。小两口在河湾的一片草甸子里停下来，捧着草根下那油黑油黑的土，高兴地笑了。他俩把车赶到紧靠草甸子的山根下，在一眼山泉旁盖起了一座像蘑菇一样的圆顶草房子，然后，就忙活起来。他们点着了草甸子，烧光了甸子里的草，再套上老黄牛，用铁犁翻起了黑黑的土，又造出一块块儿的田，挖出了一道道渠，引来河水，把田灌满水，再把稻种一把一把地撒在水田里。不长日子，水田里就长出了绿油油的稻苗来。小两口望着这稻田，高兴得围着老黄牛又唱又跳。

老黄牛啊一步三摇，
高轮车呀轻轻飘飘。
妻子顶着木盆瓦罐，
破东烂西丢下了。
我们默默地走着，走着，
是寻找也是奔逃。
寻找一块无主的土地，
离衙门越远越好。

老黄牛啊别再东瞅西瞧，
妻子呀也不必心焦。
看看吧，安居的乐土找到了，
这里的水土肥美，阳光普照。

① 老高丽：旧时北方人对朝鲜民族的俗称。

② 高轮车：车轮高于车体的朝鲜族牛车。



我们在这里播种插秧，
我们在这里唱起丰收的歌谣。

小两口在这儿过了一年又一年，水田越开越大，他们有了孩子，孩子也长大了。可是，有一天，老黄牛却累倒了，躺在牛舍里大口大口地喘着粗气，眼巴巴地望着一家人。一家人全哭了。丈夫哭述道：老黄牛啊老黄牛，我们对不起你呀，你为我们累倒了，没有你呀哪有这片土地，没有你呀哪有我们这个家，你快好起来吧，好起来吧。我们再也不让你下田，再也不让你干活了。我们割鲜草给你吃，喂你好饲料，只要你不离开我们，我们就养你到老。那老黄牛像听懂了似的，抬起了头，支起了前身，眼角流出了滚热的泪，妻子跪着给牛擦泪，一家人全跪下来朝牛祈祷。

丈夫跟妻子商量，要去长白山顶找一种壮牛草，让老黄牛返老还童。妻子说：“去吧，可也得出趟山呀，去买几头黄牛来，没牛怎么好种田呢？”大儿子说：“阿妈妮^①，让阿爸吉^②去挖药吧，我出山去，我顺着河往下走就能找到村子买到牛。”妻子点头答应了。第二天，爷儿俩都出发了，剩下的家里人天天盼他们回来。可是，盼到七七四十九天，爷儿俩空着手回到了家。丈夫的胳膊摔断了，他说他没有能力再爬上长白山。儿子也哭着说：“我沿着河往下走，走着走着，河水就钻入了地下，只能听到水响声，却找不到河在哪里，没有河就辨不明方向，大山是走不出去了。”妻子流下了泪，她知道没有牛的未来是个什么样子。

转眼工夫又到了春天，丈夫让妻子扶着犁把，自己和儿子、女儿把犁套套在肩上，开始吃力地翻那水田。突然，老黄

① 阿妈妮：朝语，妈妈。

② 阿爸吉：朝语，爸爸。



牛摇摇晃晃地奔到一家人面前，示意让丈夫套上它，它还要拉犁耕地。丈夫和妻子说什么也不肯，他们扔掉了牛套，放弃了铁犁，牵着老黄牛往回走。他们是在告诉老黄牛，宁可地不种了，也不让老黄牛再干活了。老黄牛哭了，它扑腾一下跪倒在地上，“哞哞哞”地长叫了三声，随后又站起来，颠颠儿地朝河边奔去。老黄牛大口大口地喝着河里的水，一家人十分惊讶，因为他们知道，这老黄牛从来不饮河水，无论怎么渴，它都喝屋后那眼山泉水。说也怪，自从老黄牛喝了河水，它的肚子就一天比一天大起来，丈夫和妻子猜想，是不是老黄牛知道河水有毒，它想毒死自己不再拖累他们，一家人一见老黄牛就以泪洗面。到了刹秋^①后的一天早晨，一家人突然被“哞呀哞呀”的牛叫声惊醒了，侧耳一听，分明是小牛犊子的叫声。全家人拥出了屋，朝牛舍一望，只见有两头小黄牛正在老牛身旁“拜四方^②”呢。老黄牛塌瘪了肚子，正吃力地舔着两头小牛未干的绒毛。这下可惊喜了一家人，扑上去又是搂呀又是抱，仔细一看，还是两头小母牛。妻子突然从欢喜中醒悟过来，她对全家人说：“老黄牛肯定是喝了河水才生出了小牛来。”她让全家人都跪下，先拜那条天赐给的母牛河，后拜那头忠心耿耿的老黄牛。可是，等拜那牛的时候，一看，老黄牛已经舔干了小牛的绒毛，小牛站了起来，老黄牛却平躺着身子默默地死去了。全家人悲痛极了，围着老黄牛久久不愿离去。丈夫流着泪，又唱起了那段古老的歌谣，他唱道：

这里是自由的土地，
这里没有李朝和王朝，
再也不用搬家了，

① 刹秋：秋分。

② 拜四方：小牛刚出生时站不稳，东南西北卡前失，人们称谓“拜四方。”



再也不用四处奔逃。

可谁曾想到：

木瓦罐妻子还顶着，

老黄牛却累倒了，

累倒了……

后来，那两头小母牛长大了，也喝这河水，也生出一头头小母牛来。于是，这条河就叫母牛河了。

据说，原来长白山区没有黄牛，自打这时起，黄牛才在母牛河两岸成了群。人们称长白山区是黄牛的故乡，有诗为证，说这里是“清明绿枝柳，黄牛遍地走”。

可是，冻狗子爷却不相信母牛河的故事，他对刘建封说：“刘知县，你说这是不是老高丽瞎掰^①？没有公牛怎么他娘的生出小牛来？你看现在龙泉村上住着的那些高丽娘儿们，天天顶个罐子喝这母牛河的水，咋没见生出小高丽来？还不是靠她们那些高丽爷儿们。”

传说刘建封没有直接回答他的话，只是捋着八字胡，眯着小眼睛瞧着母牛河。

史实也好，传说也罢，反正二龙山和母牛河都有了名字，就和冻狗子爷的故事一样，一直在这一带流传着。

冻狗子爷的名字叫郑良，山把头都称他冻狗子，因为他爱喝酒，喝多了倒在哪儿都能睡，即使是冬天躺在雪地里，也会像一条冻死的狗一样，一动不动地睡个通宵。老郑良支撑一副干瘦干瘦的矮骨架儿，他领着的那条大黑狗能把前爪子搭在他的双肩，用粉红的舌头去舔他的脑门儿。冻狗子爷甩一口山东腔，说话声音像女人，尖声尖气的，嘴上没有胡须，光溜溜

^① 瞎掰：说瞎话。



软囊囊得如同褪了毛的猪肚皮。一对乌龟眼，到认真时就瞪得溜圆。冬天，他头上扣一顶狐狸皮瓜瓦帽儿，帽耳护着耳朵和两腮。大概是怕寒冷咬掉鼻子和下巴，于是，便在鼻子和下巴上捂着两块山跳猫^①皮子，松软的皮毛在嘴的四周支散着。要是遇上大冷天，皮毛上结了冰，冰溜子支出口外，冷不丁一看，就像头老野猪龇着尖尖的獠牙。

在老家山东时，冻狗子爷梳辫子，进山后他盘了起来，再后来，记不清哪年了，反正和“维新变法”无关，冻狗子爷觉得辫子不方便，在大深山里，不是挂这儿就是碰那儿，于是，他就弄把剃刀，舀一瓢温泉水往头上一浇，像褪猪毛一样把自己剃个溜光。开始时，自己刮，后来捡了个干儿子大头，他就让大头刮，他再给大头刮。刮后，看冻狗子爷和大头，一个像老尼姑，一个像胖和尚，但他俩谁也不在乎。

老郑良常年蹲在深山里，双龙镇上的人只知道他是个老山把头，但谁也不知道他到底住在二龙山里的哪道沟哪面坡，他出山时顶着星星，入山时伴着月亮，他不让任何人知道他的行踪。

其实，老郑良原本也不想在这深山老林里过这种孤独凄苦的日子，是他那耻辱的过去才把他赶到这大山里来的。

老郑良跟人说，他出生于同治皇帝换光绪皇帝那年，因为生而逢辰，新皇帝登基，官府还分给他家一个铜板。他说他的老家在山东府寿光县的侯镇东村，那里离海边很近，镇前有一条河叫汾河，他就是在汾河里滚大的。二十八岁那年，他爹才给他说上个媳妇，他媳妇比他小几岁，白嫩的肌肤，有着好看的脸蛋儿，冻狗子爷看着十分可心。他女人也是穷苦人家出身，既勤劳又贤惠。小两口成家后，虽不算富有，但靠几亩地

^① 山跳猫：兔子。



和河里的鱼虾，也能凑和着过日子。第二年，他女人就给他生下了一对儿胖小子，全家人真是喜笑颜开。他娘亲自给两个孩子缝制了一对小老虎帽。帽子是红色的，小老虎的眉毛、眼睛、胡子和嘴都是黑色的，头上还有黄色的斑纹，一个大大的王字镶在脑门上。小老虎帽做得惟妙惟肖，真像虎。孩子周岁时，他爹去找银匠，给两个孙子打了一对银手镯，手镯上刻着两条龙，一条大龙，一条小龙。爹喜气洋洋地说，孩子是属龙的，戴虎帽、套龙镯，虎驹龙崽，将来会龙腾虎跃。

不知不觉地孩子满了周岁，会笑了，会冒话了，会迈步了，满屋里跑，满田里钻。夫妻俩看着一对儿子，真是乐而忘忧。也许是乐过了头，就在这年，冻狗子爷想都想不到，祸患会转身工夫就来到他的眼前。那是孩子过生日那天，正赶上河里的梭鱼咬汛，冻狗子爷就一个猛子扎进冻河里，想抓几条梭鱼给儿子的生日加道菜。谁知这个猛子扎大了，扎进了梭鱼群里。冻河边儿上的渔家都知道，梭鱼是海里鱼，咬汛时一群一群地从海里游到河里来，堆在深水汀子里。一般在这个时候，深水汀子里都躲藏着大狗鱼。狗鱼很厉害，有锐利的牙齿，行动很敏捷，专门捕食鱼类和别的水生动物，也咬人。冻狗子爷犹如蛟龙在梭鱼群里穿游，他嘴里叼着一条梭鱼，手又抓住了一条，心里美极了。这些年来，很少能遇到这样的梭鱼群，他想多抓几条。但是，他没想到，他的入侵，已经惹怒了正镇守在这里的一条大狗鱼。大狗鱼摇摆了一下发达的尾巴，略呈圆柱形的身体在往深汀子里缩。阳光透过水，深入到深水汀里，大狗鱼身上的绿色、黄色和白色的斑点在水下闪着光泽。冻狗子爷没看见狗鱼，肆意汀子里穿梭。突然，大狗鱼箭一样地冲向冻狗子爷，张开了大嘴朝他的胯下就是一口，利齿撕下了冻狗子爷的阴囊，冻狗子爷觉得小腹下一阵撕裂地疼痛，他猛划出水面，又忍痛爬上了岸，低头一看自己，腹下鲜血直流，



他顿时昏了过去。

冻狗子爷废了，原本他的胯下是力的源、生命的根，威力无比的炮，可如今却变成了晒蔫了的茄子，低气地垂挂在他那干瘦的茄子架上。胡须也脱落了，说话声音变得尖细，冻狗子爷真的废了。

开始时，他的女人对他还没表现出什么异常，他跟她说不起她时，她就对他讲“三从四德”，并说命该着如此，只能嫁鸡随鸡，嫁茄子随茄子了。可后来，他明显地感到，他女人变了，经常阴郁着脸儿，有不顺心的事儿，还时不时地摔摔打打。他娘背地里直抹眼泪。村上的人也歧视他，背后当面都叫他“老公^①”，他不愿在人前面露脸，就只好家里地里、地里家里地周而复始地低着头活着，多亏身后跟着一对可爱的儿子。儿子成了他活着的精神支柱，成了他舒展感情的园地，他只对儿子笑。就这样挨过了两年，孩子到了三岁。有一天，他在地里薅草，两个儿子蹦蹦跳跳地跑进田里来。他问儿子：“你们不是跟娘去河边洗衣服吗？”两个儿子抢着说：“娘跟五叔去那边儿，让俺们找爹来玩。”冻狗子爷一听，头轰的一声响，他一切都明白了，他女人近些日子和五弟整天嬉皮笑脸的样子顷刻又浮现在眼前。他知道，他女人嫌弃自己废了，要去找野男人，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男人是自己的亲叔伯兄弟，他亲四叔的儿子。他只觉得脸热心跳，像被火点着一样在燃烧。他让两个儿子去找奶奶，自己就鬼追魔撵似的猛朝河边儿跑。

刚入伏，天灼热，河边的柳树趟子^②像一道绿墙，在微风中晃动。绿墙严严实实地挡住了河面，只能听到哗哗啦啦的流水声。冻狗子爷顺着河向下巡视，他下决心要抓住这对狗男

① 老公：称太监一样失去睾丸的人。

② 柳树趟子：成行成条带的柳树。



女，抓住后把他俩统统推进冰河里，也让狗鱼把他们撕烂。冻狗子爷像一只追逐野兔的猎狗，在河边的树丛中左蹦右跳。突然，他听到了一阵女人哎呀呀的哼叫声，那叫声夹杂在河水声中，极像山歌伴着琴鸣。啊，他熟悉这声音，这是他的女人常在夜间唱给他的歌，他曾对他女人说过他最爱听她夜里唱的“挨压歌”，他女人一听就越发“哎呀”得厉害。今天，不是夜里，这歌声却跑到了郊野河畔。冻狗子爷被这野外弦歌惊愣了，他不由自主地顺着声音觅去。终于，他最不愿意看见的一幕却偏偏展现在了他的眼前，只隔几步远，一对男女正赤身裸体地叠罗在柳树阴下，一堆零乱的衣服堆在他们脚下的河滩上。那叫声从那里发出，低一阵高一阵地撕扯着冻狗子爷的神经，一下子就把他撕得失去了意识。他呆若木鸡，盯着那对男女。那对男女没有受惊，仍在神魂颠倒之中，一个魂不附体，一个如醉如痴。照说，这时冻狗子爷应该冲过去，用武力和威严教训一顿自己的那个偷情的女人和自己的那个乱伦的五兄弟。然而，冻狗子爷没有这么做，他盯着自己女人那雪白的身体，意识顿时空洞起来。他从没在日光下见过他女人的胴体，这是第一次，他感到那玉体如脂如膏，像一堆精选出来的白棉在阳光下颠动，要颠散一样。这白棉，这颠动，使他神摇意夺，竟好像把什么都忘记了似的。他下意识地“啊”了一声，这一声不要紧，惊吓了那对野鸳鸯，他们一扭头，见冻狗子爷木桩似的站在那里，顿时吓得魄散魂飞，也不知怎么爬起来的，他女人用双手捂住了脸，雪白如棉的整个身子面对着冻狗子爷。五兄弟也裸身垂臂地站在白女人的身旁，傻了似的盯着冻狗子爷。冻狗子爷仍在注视他女人的玉体，他觉得身形飘飘，如驾云雾，他想起来了，他女人那辽阔的丰胸和坦腹，他曾在那里挥戈驰骋，叱咤风云过，现在为啥这么陌生，这么索然无味呢？他觉得他女人不再辽阔，倒很像一堆白棉，一堆精



选的白棉。哟，白棉旁边是什么？他分明地见到了他堂弟双腿间的一堆尤物，黑黑的，垂挂在那里，他索性看个够，边看边恍然凝思起来，堂弟的尤物像梭，黑色的坚挺的梭，梭怎么能离开白棉呢？有白棉才有梭，有梭白棉才能织成布，梭棉，棉梭……冻狗子爷的脑海里被梭和棉填满了。他站着，久久地站着，那对男女什么时候逃走的他也不知道。

晚上，冻狗子爷对他女人说：“你嫁给他吧，俺不怨你们，他穷得也说不上媳妇，只是别亏待了俺的孩子。”他把两个孩子拉进了自己的被窝，一边一个，紧紧地搂着不放。他听到了他女人的哭声，哭声把月亮哭落下去，把夜哭得一片漆黑才停止下来。孩子睡沉了，他女人也睡沉了，他偷偷地爬起来，踩着自己流到屋地上的眼泪，便悄悄地溜出了家，闯到了关东，闯进了大山。

……

说了这么多冻狗子爷的故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属龙女和冻狗子爷有关，这话得从一九二九年说起。

一九二九年，五十四岁的冻狗子爷领着他捡来的干儿子正猫在二龙山深处的一个地埥子^①里。他的干儿子头很大，大块头的身段胖得滚圆，一走动全身的肉就往下颤颤，十六七岁了，还是傻头呆脑的，笨拙的举止一看就属于弱智那类。他是冻狗子爷十多年前在深山中捡到的。当时，这个傻小子正趴在一个瞎老爷子身上哭，瞎老爷子已经咽了气。冻狗子爷就把傻小子领进了他的地埥子。他不知道傻小子姓什么，只说他叫大头。冻狗子爷对姓氏不感兴趣，索性就让大头叫他爹，冻狗子爷也高兴有个伴儿。

冻狗子爷住的地埥子藏在二龙山的一个山窝窝里，从没有

① 地埥子：放山人居住的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的马架房。



人到这里来过。这块地方真是个绝妙的栖身之处，巴掌大的一块盆地被包裹在原始森林之中，盆地北沿山坡处是冻狗子爷搭就的地埕子，地埕子一半埋在地下，房山花^①处开一道门，门朝南。门旁一扇糊着纸的小窗像独眼龙反着白光。地埕子后面有一株几个人也搂不过来的大青杨树，大青杨空了筒子，斜躺在山坡上，冻狗子爷拿树筒子当做仓库，把冬储的菜呀粮呀都放在里边。

地埕子门前有一眼磨盘大小的温泉，水温极高，喝了会烫嘴，把野鸡蛋、野鸭蛋放在温泉里，不大工夫就会煮熟。泉水的矿物质把泉四周的沙砾涂染得五光十色，金黄色的、宝蓝色的、殷红色的、翠绿色的，像色彩缤纷的花环，套在清凌凌的泉眼上。这泉很怪，冬夏不管旱涝都是那么多水，像一面金镜，反射着太阳的光辉。每到早晨和傍晚，泉里还会生腾出一层薄雾，雾越生越大，不一会儿，就像天空掉下来的一块白云，笼罩住了整个盆地。冻狗子爷常跟大头唠叨，说这泉是眼宝泉，是龙的一只眼睛。他用这泉水做饭饭就香，用这泉水洗澡，就觉得神清气爽，倦意全消。他从来不在中午点火做饭，只有有雾时，他的烟囱才冒青烟，冒出的烟融于泉水升腾的云雾中，冻狗子爷一见才高兴。

早晨，太阳一升起，雾渐渐散去，盆地里装满了阳光，温泉南面的那一片田地上便顿时热烈起来。地里的各种蔬菜和玉米闪烁着明亮的金辉，不像盆地四周的森林里，光透不进去，树阴总是统治着那里。那里是一株连着一株，一片接着一片的原始大树，遮云盖日的，树下只有落叶铺就的褐色地衣。地衣柔软如毡，没有杂草和灌丛，像被清扫过的森林公园。偶尔有几棵小草或野花偷偷地钻出地面，也只是害羞地扭动着纤细的

^① 房山花：房山墙。



腰肢，去偷吸从叶缝中透进来的一缕缕被淡化了的光。

冻狗子爷的领地是神秘的，这里的四周除了参天大树，看不出有人行踪迹，即使有人来到这里，也无法进入盆地中，因为盆地四周长些密密麻麻、严严实实的蔓藤，蔓藤像网攀附在高大的树上，形成了一道天然围墙，野牲口^①钻不进去，连风也吹不进来。冻狗子爷只在这天然屏障的四面，秘密地开了四个口子。他领着大头出入时，从不走一个口子，今天走这面，明天走那面，所以，盆地的四周没有形成路。

假如有人真地到了地埝子的边缘，不仅进不去，连动静也听不到。冻狗子爷和大头整日很少说话，就连他驯出的那条大黑狗，也从不狂吠。要有什么动静，大黑狗只是咬住冻狗子爷的衣袖，把冻狗子爷拉出地埝子，然后哼叽着，头朝着有动静方向，竖起背上的黑毛，冻狗子爷便能从大黑狗耷起的黑毛上辨别出野牲口的大小。如果是虎这样的大野兽，冻狗子爷就把大黑狗和大头拽进地埝子里，不声不响地听着外面的动静，从不去招惹这种来客。如果是小野兽，冻狗子爷便背起皮兜子，带上匕首和砍刀，领着大黑狗和大头，钻出屏障，去和那小兽较量。当他发现猎物，他便指使大黑狗把猎物圈住^②，追着撵着把猎物引诱到离地埝子远远的地方，等把猎物撵累了后他才下手。只见他从皮兜里拿出一块拳头大的锐利石块儿，对准猎物的要害处，狠劲儿地抛出去，十有八回，什么马鹿呀、野猪呀、狍子呀……都会倒在他的石块儿下。但他从来不打老虎，他说老虎和他一样，是山神爷，山不能没有爷。

这年一进农历七月，就下起了连天雨。冻狗子爷一计算，明天是他和几个山把头爷儿们相约的七月七出山放山货的日

① 野牲口：山里较大的野兽。

② 圈住：引诱住，不让它跑掉。



子，他有点儿心急火燎。这天，看天还是不晴，他觉得等不及了，就把大黑狗留给了干儿子大头，让他看好家，自己收拾收拾，把山货装进皮褡子^①里，然后披上草蓑衣，提把大砍刀，顶着雨下了山，直向李万通的山货客栈走去。

李万通的山货客栈离冻狗子爷的地垡子约有四十余里，也建在二龙山的深山中。母牛河从客栈北面流过。

河对岸有个河湾，河湾抱着一大片平滩，平滩上开着一垄垄一块块农田，农田一直延伸到北山根下。靠山根有两个紧紧相依的小村，两村离得很近，像一对儿双胞胎手拉手地面对母牛河。两村的中间有两眼清泉，是这两眼清泉把两个小村泾渭分明地隔开来。因为有这清泉，这村才叫龙泉村。确切地说，龙泉村有两个名字，上游的叫龙泉上村，下游的叫龙泉下村。两个村都不大，各住着三四十户人家，民族也不同，上村住的全是满族，也称黄米民族，常吃的粮食就是小黄米、大黄米。下村住的是清一色的朝鲜族，传说就是那对儿朝鲜族小两口初来垦荒开辟水田的地方。他们也称自己是白米民族，因为他们不仅吃的是白大米，穿的也是白衣白裤，就连墙壁也喜欢涂成白色。

从母牛河对岸的李万通山货客栈远望这两个村，可以明显地看出两个村截然不同。上村的房屋净是一些起脊的土房，房草是用小叶章^②苫就的，天长日久，房草变成了黑色，有的北阴坡上面还长了绿绒的苔藓。这些房子正面朝南，房中间开的门两边都是大大的格子窗，窗上面的屋檐下挂着黄色的苞米棒子，紫色的高粱穗子和黑色的蘑菇、鱼坯子^③之类，还有条筐、锄头和扁担。这里的旗人男的从不留辫子，只把长发披

① 皮褡子：用兽皮做的搭在肩上装东西的皮兜。

② 小叶章：草名，可以苫房、打草帘子等。

③ 鱼坯子：晒干的鱼。